



中庸講記之八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十一章：

子曰：「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塗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」

本章共有三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為「素隱行怪」，第二個階段為「半塗而廢」，第三個階段為「遁世不見知而不悔」；我們從第二章到第十章，都是在講中庸的道理，而此章是在講「過與不及」的道理。

老前人在晚年時，除了講經典以外，很多都以文學的道理來印證；在司馬遷所做的《史記》中，有一篇「孔

子世家」寫著：「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」一般講「六藝」是指：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六藝另一解釋則是六經，即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，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也提到：「六藝經傳」，此處司馬遷所說的「六藝」，是指「六經」。

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」，儒家每一本經典都在講折中，即中庸之道；無過與不及即「折中」，以此為經典的中心思想。意指道統的承傳也是「允執厥中」，在此很明顯也是要執中，中就是道；「折」的意思就是調節，若能調節以中做為至高的標準，這就是至聖之道。

此章有二種不符合中庸，即「素隱行怪」、「半塗而廢」，雖想行中庸之道，但卻有「過與不及」之情形，故從智、仁、勇講到最後之結論，即要「遁世不見知而不悔」。

此篇道理，是談到每個人不論在社會上或道場中，其為人處世也好，修辦道也好，都能看得到每個人的境界。但我們要了解，畢竟素隱行怪是少數，半塗而廢是多數。

「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為之矣」，對於素隱行怪的人，後世有人在稱讚他們，也有人效法他們，但孔子說不會依照他們的作法去做，因為這不是中庸。

「君子遵道而行，半塗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」，「半」不是指剛好對半的意思，而是沒有始終如一，這就是「半塗而廢」。此幾句解釋為：君子遵道而行，但無始終如一，孔子也說不會像他們一樣半塗而廢也。

經文第三點講到「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」，我們要追求的目標就是在最後這一段，這才符合中庸的道理。

讀懂經句

①素隱行怪：言求隱僻之理，是為常道之外，故有過於詭異之行也。

覺得一般道理大家都知道，平平常常沒什麼特別的，所以要講別人都不知道的道理或看不懂的字句，讓別人覺得這才是最玄妙的，這就是「隱僻之理」。不依聖人所傳承的道理，即為「常道之外」。「故有過於詭異之行也」，學這種道理的人，他的行動是與普通人不一樣的，也就是不正常，這就是「素隱行怪」。

②後世有述焉：使後世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，為厭舊喜新之徒所爭趨者。

對於素隱行怪這種人，為何還有人稱讚，其原因是什麼呢？「使後世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」，因其專研隱僻之理、詭異之行，世人都認為這個人比較行，什麼事都能了解，能未卜先知，又會術流動靜的事情，所以很肯定他；也就是現在所謂的「媒體焦點」，如今社會上若有出現怪異的事情或行為，媒體都爭相報導，因此就能出名；若是一般正常的事件，沒有新聞價值，就沒有媒體要播報了。

所以現代與以前戰亂的時代一樣，都叫做「亂世」。「盜名」，因為他這種詭異的行為能吸引人，讓人覺得這是一種新的修持方式，所以其虛名就出來了；但只是一種暫時的名聲，虛而不實，可是人人卻都朝向這個方向走，這就是欺世盜名；這種人雖為少數，但因其帶動風氣與社會潮流，使人有了厭舊喜新的心態，這就是「為厭舊喜新之徒所爭趨者」。

有時我們也會這麼想，修道五、六十年來，古早前人輩所講的道理，與我們現在所講的道理都一樣，我們若能想一些與前人輩較不一樣的道理來講，大家會比較喜歡聽、感受比較深；人難免會有這樣的心理，旁邊的人也都會這麼附和著，認為應該要這麼做，所以這就是「後世有述焉」。

③ 遵道而行：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。

能擇乎中庸遵道而行，這是最好的。照理說「素隱行怪」之人，起初也是好的，只是後來走樣了。

④ 半途而廢：是行既因知而始，則應身體力行而用其全力致之於行矣。然其志不堅，知之不真，力有不足，行至半途，自甘廢棄。

「是行既因知而始，則應身體力行而用其全力致之於行矣」，剛開始時，都知道這是好的，照理說知道後應身體力行，依此正路努力而行；若能持續下去，必能有所成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學道如初，成佛有餘」。「然其志不堅」，「志」就是志向、意志；人往往容易意志不堅。「知之不真」，只知道一分、二分，而沒有徹底知道。「力有不足，行至半途，自甘廢棄」，毅力不夠，走到半途就自己放棄了。

⑤ 依：自然不用著力，須臾不離之意。

「自然不用著力」，自然而然，不必用力；人若沒有私慾，就可「依乎中庸」，這其實是很簡單的。「須臾不離」，時時刻刻都不離開「道」，就叫做「依」。

⑥ 遁世：即終身之意。

一般說歸隱山林叫做「遁世」，但這裡指的是終身之意。「世」是一世；袁前人解釋「遁世」時，說這是一輩子的意思。「遁世不見知而不悔」，就是一生都未出名也沒關係的意思。若是解釋為「歸隱山林，離開世俗」，這和整段道理就不符合了，也不符合中庸之道。

接下來，繼續解釋為何「遁世」並非歸隱山林之意。卦理有所謂遯卦，《易經》象傳曰：「天下有山，遯；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」此卦象為天下有山遮住了。常言道：「修道換朋友」，大家有這個感覺嗎？想想自己在修道前社會上的那些朋友，現在還與我們在一起嗎？為什麼都沒在一起了？因為「同而不和」，生活方式與話題已經不一樣，因此和我們不一樣的那些人，他們自己已走遠了。不是我們不要與他們在一起，而是他們自己遠離了，不與我們在一起了。其實我們對他們並沒有不同的眼光，從來也不曾說因為飲食習慣不同，就互不往來，君子並不會有這樣的分別心。我們也很希望能盡量與他們在一起，但是因為「嚴」嘛，我們修道嚴謹不放肆，生活規矩，有佛規禮節作自我約束。譬如說，一般世俗的人認為抽煙又不是什麼罪過，這是很正常的，但我們若排斥其抽煙，而不希望他來中堂，如此分別心就出來了，這樣是無法渾俗和光。

⑦ 不見知：不彰顯之意。

依經演繹

1. 知行之過，故擇求隱僻，好

為詭異，可謂智仁之過，勇不合中，此之智與賢者非中庸也。（老前人慈悲講解）

素隱行怪之人，其聰明才智與各方面的經驗都很豐富，甚至也超過我們。在道場也有少數素隱行怪的人，認為你們所說的，我都做過了，我都很瞭解了，因此「擇求隱僻，好為詭異」，好求僻隱之理，想做出一些不一樣的行為，想與眾不同。「可謂智仁之過」，這種人並不是壞人，他的智與仁也都不輸我們。但是他「勇不合中」，即強不合中；我們前一章提到過自強，也就是「和而不流；中立而不倚；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；國無道，至死不變」，這類人就是沒有做到這些，也就是自強做得不夠，不合於中，太過頭了。「此之智與賢者非中庸也」，這句話看似矛盾，我們要學習智者與賢者，為何反而智者與賢者非中庸也？因為自以為很聰明，自行其是，反而是離開了中庸之道。

2. 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「夫執輿者為誰？」子路曰：「為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

丘與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是知津矣。」問於桀溺，桀溺曰：「子為誰？」曰：「為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」耷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，夫子憮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《論語·微子》

長沮、桀溺是種田的隱士，孔子與弟子們在陳蔡絕糧之後，要到楚國的路途中，遇到雙叉路口，不知走那一條路才能到港口，就問長沮。長沮認為：「你是聖人，幹嘛還要問我呢？你問我，我又能問誰呢？」這是長沮故意這樣回答。一般來說，種田的人很老實古意的。古代〈擊壤歌〉唱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這才是所謂種田的人。太陽出來就到田裡工作，太陽下山就回家休息，沒水喝時就掘井，沒飯吃時，耕種就有得吃，也不知道現在皇帝是誰！

三、四十年前，開放觀光時，後學從泰國進到緬甸（當時還是共產國家），原本是要去看二千多年前的古廟；但沒想到當時緬甸正在戰爭，橋都壞了，進退兩難，無路可去，連生命都不知道能否保全。當地的戰爭如同幫派對立，輸的就讓出統治權，贏的就獲得統治權，因此百姓不知道誰贏誰輸，也不知自己現在的領導者是誰。就如同「帝力何有於我哉」一樣，居住在深山的人是如此過日子的，政府管不著老百姓的生活，古代種田的人就如同以上的情形，是不管政治的。然而長沮和桀溺卻非一般的農夫，而是隱士，所說的話自然也不一般了。

子路向桀溺問路，桀溺問：「你是誰？」子路回答：「我是仲由（子路）。」桀溺就說：「那你是孔子的學生？」子路道曰：「是的。」桀溺說：「今日是亂世，如同大水般滾滾而流，走到哪都一樣，天下皆是如此，又有誰能改變呢？」如同我們現世一樣，台北市人口2、3百多萬，但道親才多少人？有可能改變整個台北市的生活環境嗎？有可能改變所有台北市人的想法嗎？想到就手軟，如同杯水車薪。但若這麼想，道還要再傳下去嗎？我們就是要抱著與孔子一樣的志向，所

謂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以這種救世的心，盡我們的責任去做。

桀溺的話意即：誰人能改變亂世？你們本來在魯國，但魯國一亂，又跑到陳蔡；陳蔡一亂，你們又要跑到楚國；一處亂了，就跑到另一處去；此處無法傳道，就到另一處去，但這樣又能改變些什麼呢？還不如像我一樣，做個歸隱山林，不管世間事的隱士，又何必去管傳道與否呢？說完就低頭用耜子將土耙平，繼續他的工作。

其實孔子是抱著救世的精神，如同我們現在要將道傳萬國九州，當傳到一個地方無法再傳時，就又換到別的地方。子路聽了隱士的這番話就回去告訴孔子，孔子聽了後，悵惘地說：「如同鳥類在天上飛，禽獸在地上走，是因其軀體構造不同、生活環境不同的緣故，因此無法同群，意即人各有志（「鳥獸不可與同群」，這句話並不是負面的意思）。我今天若不與世間的人在一起，那要與誰在一起？又要如何傳道？（傳道的對象是人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要去傳揚道理、講經說法。）若天下太平，是一個很有道德的地方，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修道環境，就不需要我來作改變了。」

反觀現在我們很有福氣，時值大道應時應運，我們才能代天宣化，替天行道，否則道場這群人現在都沒事情做了；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」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，上天慈悲，大道應時應運，我們要好好把握，否則有一天，想做都無法做。在伏羲時代以前，是仙人共辦的時代，從赤愛佛到第七佛都是仙人世界；我們今天有事情做，是因天下無道，所以這是我們要做的時候。

「辟世」，長沮與桀溺所指的辟世是歸隱山林，不管世事。而孔子說：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《論語·泰伯》孔子的辟世，是天下有道則見，哪裡可傳道，他就去那裡，所以他周遊列國；天下無道則隱，無法讓他傳道的地方，他就離開再換到別處去，而非不再傳道。

我們傳道也是一樣，這個地方無法再傳時，就再換去別處開荒；老前人當初會到台灣傳道，就是因為大陸已經赤化，無法繼續傳道，師母說：「要向南行。」就是這樣才又換個地方傳道，這是很正常的，孔子周遊列國也是同樣的情形。

（續下期）